

中国古典

四大名著

曹雪芹 著

红

楼

梦



北京燕山出版社

中国古典四大名著

红楼梦

曹雪芹 著

北京燕山出版社

《红楼梦》前言

刘世德

对一位作家或一部作品的评论和研究,在社会上,或在学术界,被称为“×学”,这充分地表明,该作家或该作品在文学史上占据着十分重要的、伟大的地位。而另一方面,这无疑也表明,该作家或该作品具有极大的丰富性、复杂性,为越来越多的读者们的涉猎,学者们的钻研,留下了广阔的天地。

对伟大作家曹雪芹的评论和研究,人们称之为“曹学”。对伟大作品《红楼梦》的评论和研究,人们称之为“红学”。这岂不是绝好的例证吗?因之,在阅读《红楼梦》之初,在接触“曹学”或“红学”之初,了解一些带有基本性或常识性的问题,便不是无益的了。

问题不外是——

问:《红楼梦》的作者是不是曹雪芹?

对这个问题,很难用一两句话作出笼统的回答。

《红楼梦》通行本共一百二十回。它是由前八十回和后四十回两个部分组成的。而前八十回和后四十回却分别出于两位作者之手。因此,上述提问实际上包含着两个不同的命题:一,前八十回的作者是不是曹雪芹?二,后四十回的作者如果不是曹雪芹,那么,他是谁?

在《红楼梦》的各种抄本以及过去的绝大部分刊印本上,并没有署明作者是谁。但在脂砚斋等人的批语中,在与曹雪芹同时代的永忠、明义、袁枚等人的文字记载中,都已明确地视曹雪芹为《红楼梦》的作者。本世纪初,胡适等人考定曹雪芹为《红楼梦》前八十回的作者,这是以胡适为代表的“新红学”在红学史上的不容抹杀的功绩。在曹雪芹生前,《红楼梦》前八十回已基本上定稿。八十回以后,他也已写出了大部分的初稿,但却没有流传下来。

现在我们所看到的后四十回,不是出于曹雪芹的手笔。高鹗或程伟元也不是后四十回的作者。他们的身份,不过是前八十回的修改者和后四十回的整理者而已。后四十回的真正的作者是一位无名氏,他的生活年代要晚于曹雪芹,而早于程伟元、高鹗。

问:据说,关于曹雪芹的家世和生平,存在着很多的争议。是这样的吗?

关于曹雪芹的家世和生平,的确存在着很多的争议。但也有很多问题,在学术

界,并没有分歧的意见。

曹雪芹,名,衡,字梦阮,又号芹溪、芹圃。祖籍辽阳(有人说是丰润)。先世原是汉族,后为满洲正白旗“包衣”。

他的曾祖母孙氏做过康熙的保姆。他的祖父曹寅是康熙的亲信,少年时做过康熙的伴读和御前侍卫。他的上世,从曾祖曹玺开始,三代四人,任江宁织造一职,前后达六十年之久。康熙六次南巡,其中四次以江宁织造署为行宫,由曹寅主持接驾。曹寅死后,由其子曹颀接任。曹颀死后,由其弟曹腰接任。(曹雪芹的父亲,有人说是曹颀,有人则说是曹腰。)雍正五年(1727),曹腰获罪,撤职抄家,家人遣回北京。(抄家的原因,有人说纯属经济的原因,与政治无关,有人则说主要是政治的原因。)

曹雪芹生于康熙五十四年(1715)(有人说生于康熙五十年,1711,有人则说生于雍正二年,1724)。他卒于乾隆二十七年除夕(1763年2月12日)(有人说卒于乾隆二十八年除夕,有人则说卒于乾隆二十九年)。享年不到五十岁(有人说四十岁整)。他生于南京,死后埋葬于北京东郊的张家湾。

他随全家迁回北京,先在城内居住,后又迁往西郊、东郊一带,过着“举家食粥”的清贫生活,“茅椽蓬牖”,“瓦灶绳床”,呕心沥血,从事于《红楼梦》的写作。相传他“身胖头广,面色黑,善谈吐。”工诗画。绘画常以石头为题材。诗风近似于李贺。除《红楼梦》外,他的诗歌仅留下题友人敦诚《琵琶行传奇》的两句:“白傅诗灵应喜甚,定教蛮素鬼排场。”

问:《红楼梦》的主题所在,有人说是贾、史、王、薛四大家族的衰亡史,有人则说是宝玉、黛玉、宝钗的爱情和婚姻。甚至还有别的更多的说法。这应该怎样理解呢?《红楼梦》是一部长篇小说。它写的人物很多,故事情节很多。处于中心位置的,固然是宝玉、黛玉和宝钗三人之间的爱情、婚姻悲剧的故事。但这方面的篇幅,在八十回中,仅占十分之三左右。更多的人物和故事情节,更多的篇幅,同所谓“爱情主题”没有必然的联系。曹雪芹的视野显然超越了爱情、婚姻的范围。从前八十回看,他所着重描写和反映的是以贾府为代表的封建贵族大家庭的衰败和没落。在书中,个个人物和种种故事情节,无一不是为了直接地或间接地表现这一主题而存在的。

《红楼梦》的笔触,它的批判的锋芒,遍及曹雪芹所生活的封建社会的一系列上层建筑,诸如官僚制度、科举制度、家庭制度、婚姻制度、奴婢制度等等。它还揭露和否定了封建伦理道德观念的虚伪性和不合理性。这些都汇成了它对封建主义的广泛而深刻的批判。通过《红楼梦》,我们不难看到封建社会必然要灭亡的征兆。

问:鲁迅说:“总之,自有《红楼梦》出来以后,传统的思想和写法都打破了。”这话常被引用。它的含义究竟是什么?

鲁迅这话出自《中国小说的历史的变迁》。在原文中,这话系为总结上文所说。而在上文,他的观点无非表达了两层意思:一,曹雪芹出身于封建贵族大家庭,却反戈一击,深刻地揭露了封建贵族大家庭的黑暗和罪恶,“敢于如实描写,并无隐讳”。二,《红楼梦》塑造出很多典型的、真实的人物性格和形象,“和从前的小说叙好人完全是好,坏人完全是坏的,大不相同,所以其中所叙的人物,都是真的人物”。鲁迅的这番话,对《红楼梦》的思想性、艺术性作出了很高的评价。而这,在《红楼梦》,也是完全当之无愧的。

问:《红楼梦》是不是有好几个不同的书名?

在中国小说史上,一书多名的现象屡见不鲜。据甲戌本的凡例,《红楼梦》有《风月宝鉴》、《石头记》、《金陵十二钗》三个异名。在正文第一回,又增加了一个《情僧录》。这都是作者曹雪芹故弄狡狴之处。清代同治年间,《红楼梦》曾被目为“淫书”,遭到了查禁的命运。书商们为了能继续顺利地刊印《红楼梦》,就施出了移花接木的手段,改易书名,躲避官方的耳目。这样,光绪年间的某些《红楼梦》刊印本遂先后以《金玉缘》、《大观琐录》为名。

问:据说,《红楼梦》的版本比较复杂。是这样的吗?

和《三国志演义》、《水浒传》一样,《红楼梦》的版本众多而又复杂。但在复杂之中仍可理出清晰的头绪来。

《红楼梦》的版本可以分为80回本、120回本、混合本三大系统。80回本出于曹雪芹的原稿,绝大部分以抄本的形式流传。在曹雪芹生前,它们从来没有正式出版过。80回本大多附有脂砚斋等人的批语,又被称作“脂本”。现存的属于此一系统的版本,计有:

1. 甲戌本(“脂砚斋甲戌抄阅再评”本)——抄本,残存16回。胡适旧藏,现存于美国康乃尔大学。有中华书局、上海人民出版社、上海古籍出版社影印本。

2. 己卯本(“己卯冬月定本”)——抄本,残存43回(含两个半回)。北京图书馆、中国历史博物馆藏。有上海古籍出版社影印本。

3. 庚辰本(“庚辰秋月定本”)——抄本,残存78回。北京大学藏。有文学古籍刊行社、人民文学出版社影印本。

4. 戚本(戚蓼生序本),现有三种:

a. 有正本(有正书局石印本)——80回,有大字本、小字本两种。大字本有人民文学出版社影印本。

b. 张本(张开模藏本)——抄本,残存40回。现归上海古籍书店。

c. 泽存本(泽存书库藏本)——抄本,80回。现归南京图书馆。

5. 舒本(舒元炜序本)——抄本,40回。吴晓铃藏。有中华书局影印《古本小说丛刊》本。

6. 彼本(圣彼得堡藏本)——抄本,残存78回。俄罗斯圣彼得堡。有中华书局影印本。

7. 梦本(梦觉主人序本)——抄本,80回。北京图书馆藏。有书目文献出版社影印本。

120回本最早是由程伟元、高鹗二人整理、出版的。他们对前八十回的正文进行了大量的修改,并删去批语。他们把苦心搜集到的后四十回和前八十回拼接在一起,使得《红楼梦》成为一部有头有尾的完整的小说,开始出现在更多的读者的面前。120回本基本上只有两种:

1. 程甲本——乾隆五十六年(1791)萃文书屋木活字印本。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北京图书馆藏。翻刻本较多,如东观阁本、藤花榭本、本衙藏板本等。有书目文献出版社影印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花城出版社标点排印本。

2. 程乙本——乾隆五十七年(1792)萃文书屋木活字印本。吴晓铃藏。有亚东图书馆、人民文学出版社标点排印本。

和程甲本比较起来,程乙本全书正文的改动甚多。此外,还存在某些程甲本、程

乙本旧版的印刷拼凑本，有人称之为程丙本、程丁本等。

所谓“混合本”是指 80 回本和 120 回本的混合本。它的前八十回属于 80 回本系统，正文没有经过程伟元、高鹗等人的改动。它的后四十回则属于 120 本系统。混合本现存两种：

1. 杨本（杨继振藏本）——抄本，80 回 + 40 回。现归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有中华书局、上海古籍出版社影印本。

2. 蒙本（蒙古王府藏本）——抄本，80 回 + 40 回。现归北京图书馆。有书目文献出版社影印本。

近年出版的中国艺术研究院红楼梦研究所校本（人民文学出版社）、蔡义江校本（浙江文艺出版社）、刘世德校本（江苏古籍出版社）都是属于混合本的性质。

目 录

第 一 回	甄士隐梦幻识通灵	贾雨村风尘怀闺秀	1
第 二 回	贾夫人仙逝扬州城	冷子兴演说荣国府	6
第 三 回	金陵城起复贾雨村	荣国府收养林黛玉	11
第 四 回	薄命女偏逢薄命郎	葫芦僧乱判葫芦案	17
第 五 回	游幻境指迷十二钗	饮仙醪曲演红楼梦	22
第 六 回	贾宝玉初试云雨情	刘姥姥一进荣国府	28
第 七 回	送宫花贾琏戏熙凤	宴宁府宝玉会秦钟	33
第 八 回	比通灵金莺微露意	探宝钗黛玉半含酸	39
第 九 回	恋风流情友入家塾	起嫌疑顽童闹学堂	44
第 十 回	金寡妇贪利权受辱	张太医论病细穷源	48
第 十 一 回	庆寿辰宁府排家宴	见熙凤贾瑞起淫心	52
第 十 二 回	王熙凤毒设相思局	贾天祥正照风月鉴	56
第 十 三 回	秦可卿死封龙禁尉	王熙凤协理宁国府	59
第 十 四 回	林如海捐馆扬州城	贾宝玉路谒北静王	63
第 十 五 回	王凤姐弄权铁槛寺	秦鲸卿得趣馒头庵	68
第 十 六 回	贾元春才选凤藻宫	秦鲸卿夭逝黄泉路	71
第 十 七 回	大观园试才题对额	荣国府归省庆元宵	77
第 十 八 回	皇恩重元妃省父母	天伦乐宝玉呈才藻	84
第 十 九 回	情切切良宵花解语	意绵绵静日玉生香	90
第 二 十 回	王熙凤正言弹妒意	林黛玉俏语谑娇音	96
第 二 十 一 回	贤袭人娇嗔箴宝玉	俏平儿软语救贾琏	100
第 二 十 二 回	听曲文宝玉悟禅机	制灯谜贾政悲谶语	105
第 二 十 三 回	西厢记妙词通戏语	牡丹亭艳曲警芳心	110

第二十四回	醉金刚轻财尚义侠	痴女儿遗帕惹相思	115
第二十五回	魇魔法姊弟逢五鬼	红楼梦通灵遇双真	121
第二十六回	蜂腰桥设言传心事	潇湘馆春困发幽情	127
第二十七回	滴翠亭杨妃戏彩蝶	埋香冢飞燕泣残红	132
第二十八回	蒋玉菡情赠茜香罗	薛宝钗羞笼红麝串	137
第二十九回	享福人福深还祷福	痴情女情重愈斟情	144
第三十回	宝钗借扇机带双敲	龄官划蔷痴及局外	151
第三十一回	撕扇子作千金一笑	因麒麟伏白首双星	155
第三十二回	诉肺腑心迷活宝玉	含耻辱情烈死金钏	160
第三十三回	手足耽耽小动唇舌	不肖种种大承笞撻	165
第三十四回	情中情因情感妹妹	错里错以错劝哥哥	168
第三十五回	白玉钏亲尝莲叶羹	黄金莺巧结梅花络	174
第三十六回	绣鸳鸯梦兆绛芸轩	识分定情悟梨香院	180
第三十七回	秋爽斋偶结海棠社	蘅芜苑夜拟菊花题	185
第三十八回	林潇湘魁夺菊花诗	薛蘅芜讽和螃蟹咏	192
第三十九回	村姥姥是信口开河	情哥哥偏寻根究底	197
第四十回	史太君两宴大观园	金鸳鸯三宣牙牌令	202
第四十一回	栊翠庵茶品梅花雪	怡红院劫遇母蝗虫	209
第四十二回	蘅芜君兰言解疑癖	潇湘子雅谑补余香	213
第四十三回	闲取乐偶攒金庆寿	不了情暂撮土为香	219
第四十四回	变生不测凤姐泼醋	喜出望外平儿理妆	224
第四十五回	金兰契互剖金兰语	风雨夕闷制风雨词	229
第四十六回	尴尬人难免尴尬事	鸳鸯女誓绝鸳鸯偶	235
第四十七回	呆霸王调情遭苦打	冷郎君惧祸走他乡	241
第四十八回	滥情人情误思游艺	慕雅女雅集苦吟诗	246
第四十九回	琉璃世界白雪红梅	脂粉香娃割腥啖膻	251
第五十回	芦雪庵争联即景诗	暖香坞雅制春灯谜	257
第五十一回	薛小妹新编怀古诗	胡庸医乱用虎狼药	263
第五十二回	俏平儿情掩红须镯	勇晴雯病补雀金裘	269

第五十三回	宁国府除夕祭宗祠	荣国府元宵开夜宴	275
第五十四回	史太君破陈腐旧套	王熙凤效戏彩斑衣	281
第五十五回	辱亲女愚妾争闲气	欺幼主刁奴蓄险心	287
第五十六回	敏探春兴利除宿弊	时宝钗小惠全大体	293
第五十七回	慧紫鹃情辞试莽玉	慈姨妈爱语慰痴颦	300
第五十八回	杏子阴假凤泣虚凰	茜纱窗真情揆痴理	308
第五十九回	柳叶渚边嗔莺咤燕	绛云轩里召将飞符	313
第六十回	茉莉粉替去蔷薇硝	玫瑰露引来茯苓霜	317
第六十一回	投鼠忌器宝玉瞒赃	判冤决狱平儿行权	323
第六十二回	憨湘云醉眠芍药圃	呆香菱情解石榴裙	327
第六十三回	寿怡红群芳开夜宴	死金丹独艳理亲丧	336
第六十四回	幽淑女悲题五美吟	浪荡子情遗九龙珮	345
第六十五回	贾二舍偷娶尤二姨	尤三姐思嫁柳二郎	352
第六十六回	情小妹耻情归地府	冷二郎一冷入空门	357
第六十七回	见土仪颦卿思故里	闻秘事凤姐讯家童	361
第六十八回	苦尤娘赚入大观园	酸凤姐大闹宁国府	367
第六十九回	弄小巧用借剑杀人	觉大限吞生金自逝	373
第七十回	林黛玉重建桃花社	史湘云偶填柳絮词	378
第七十一回	嫌隙人有心生嫌隙	鸳鸯女无意遇鸳鸯	383
第七十二回	王熙凤恃强羞说病	来旺妇倚势霸成亲	390
第七十三回	痴丫头误拾绣春囊	懦小姐不问累金凤	395
第七十四回	惑奸谗抄检大观园	矢孤介杜绝宁国府	401
第七十五回	开夜宴异兆发悲音	赏中秋新词得佳谶	409
第七十六回	凸碧堂品笛感凄清	凹晶馆联诗悲寂寞	416
第七十七回	俏丫鬟抱屈夭风流	美优伶斩情归水月	422
第七十八回	老学士闲征姽婁词	痴公子杜撰芙蓉诔	429
第七十九回	薛文龙悔娶河东狮	贾迎春误嫁中山狼	438
第八十回	美香菱屈受贪夫棒	王道士胡诌妒妇方	441
第八十一回	占旺相四美钓游鱼	奉严词两番入家塾	446

第八十二回	老学究讲义警顽心	病潇湘痴魂惊恶梦	451
第八十三回	省官闹贾元妃染恙	闹闺闱薛宝钗吞声	457
第八十四回	试文字宝玉始提亲	探惊风贾环重结怨	463
第八十五回	贾存周报升郎中任	薛文起复惹放流刑	469
第八十六回	受私贿老官翻案牍	寄闲情淑女解琴书	475
第八十七回	感秋深抚琴悲往事	坐禅寂走火入邪魔	480
第八十八回	博庭欢宝玉赞孤儿	正家法贾珍鞭悍仆	485
第八十九回	人亡物在公子填词	蛇影杯弓颦卿绝粒	490
第九十回	失绵衣贫女耐敷嘈	送果品小郎惊叵测	494
第九十一回	纵淫心宝蟾工设计	布疑阵宝玉妄谈禅	499
第九十二回	评女传巧姐慕贤良	玩母珠贾政参聚散	503
第九十三回	甄家仆投靠贾家门	水月庵掀翻风月案	508
第九十四回	宴海棠贾母赏花妖	失宝玉通灵知奇祸	513
第九十五回	因讹成实元妃薨逝	以假混真宝玉疯癫	519
第九十六回	瞒消息凤姐设奇谋	泄机关颦儿迷本性	524
第九十七回	林黛玉焚稿断痴情	薛宝钗出闺成大礼	529
第九十八回	苦绛珠魂归离恨天	病神瑛泪洒相思地	537
第九十九回	守官箴恶奴同破例	阅邸报老舅自担惊	541
第一百回	破好事香菱结深恨	悲远嫁宝玉感离情	545
第一百零一回	大观园月夜感幽魂	散花寺神签惊异兆	550
第一百零二回	宁国府骨肉病灾侵	大观园符水驱妖孽	555
第一百零三回	施毒计金桂自焚身	昧真禅雨村空遇旧	559
第一百零四回	醉金刚小鳊生大浪	痴公子余痛触前情	564
第一百零五回	锦衣军查抄宁国府	驄马使弹劾平安州	569
第一百零六回	王熙凤致祸抱羞惭	贾太君祷天消祸患	573
第一百零七回	散余资贾母明大义	复世职政老沐天恩	577
第一百零八回	强欢笑蘅芜庆生辰	死缠绵潇湘闻鬼哭	582
第一百零九回	候芳魂五儿承错爱	还孽债迎女返真元	587
第一百一十回	史太君寿终归地府	王凤姐力诘失人心	594

第一百十一回	鸳鸯女殉主登太虚	狗彘奴欺天招伙盗	599
第一百十二回	活冤孽妙尼遭大劫	死雠仇赵妾赴冥曹	604
第一百十三回	忏宿冤凤姐托村妪	释旧憾情婢感痴郎	609
第一百十四回	王熙凤历幻返金陵	甄应嘉蒙恩还玉阙	614
第一百十五回	惑偏私惜春矢素志	证同类宝玉失相知	618
第一百十六回	得通灵幻境悟仙缘	送慈柩故乡全孝道	623
第一百十七回	阻超凡佳人双护玉	欣聚党恶子独承家	628
第一百十八回	记微嫌舅兄欺弱女	惊谜语妻妾谏痴人	634
第一百十九回	中乡魁宝玉却尘缘	沐皇恩贾家延世泽	639
第一百二十回	甄士隐详说太虚情	贾雨村归结红楼梦	646

满纸荒唐言，一把辛酸泪。
都云作者痴，谁解其中味。

第一回 甄士隐梦幻识通灵 贾雨村风尘怀闺秀

列位看官：你道此书从何而来？说起根由。虽近荒唐，细按则深有趣味。待在下将此来历注明，方使阅者了然不惑。

原来女娲氏炼石补天之时，于大荒山无稽崖炼成高经十二丈、方经二十四丈、顽石三万六千五百零一块。娲皇氏只用了三万六千五百块，只单单的剩了一块未用，便弃在此山青埂峰下。谁知此石自经锻炼之后，灵性已通，因见众石俱得补天，独自己无材，不堪入选，遂自怨自叹，日夜悲号惭愧。

一日，正当嗟悼之际，俄见一僧一道远远而来，生得骨格不凡，丰神迥异，说说笑笑来至峰下，坐于石边。高谈快论。先是说些云山雾海神仙玄幻之事，后便说到红尘中荣华富贵。此石听了，不觉打动凡心，也想要到人间去享一享这荣华富贵；但自恨粗蠢，不得已，便口吐人言，向那僧道说道：“大师，弟子蠢物，不能见礼了。适闻二位谈那人世间荣耀繁华，心切慕之。弟子质虽粗蠢，性却稍通；况见二师仙形道体，定非凡品，必有补天济世之材，利物济人之德。如蒙发一点慈心，携带弟子得入红尘，在那富贵场中、温柔乡里受享几年，自当永佩洪恩，万劫不忘也。”二仙师听毕，齐憨笑道：“善哉，善哉！那红尘中有却有些乐事，但不能永远依恃，况又有‘美中不足，好事多磨’八个字紧相连属。瞬息间则又乐极悲生，人非物换。究竟是到头一梦，万境归空。倒不如不去的好。”这石凡心已炽，那里听得进这话去，乃复苦求再四。二仙知不可强制，乃叹道：“此亦静极思动，无中生有之数也。既如此，我们便携你去受享受享，只是到不得意时，切莫后悔。”石道：“自然，自然。”那僧又道：“若说你性灵，却又如此质蠢，并更无奇贵之处。如此也只好踮脚而已。也罢，我如今大施佛法助你，待劫终之日，复还本质，以了此案。你道好否？”石头听了，感谢不尽。那僧便念咒书符，大展幻术，将一块大石登时变成一块鲜明莹洁的美玉，且又缩成扇坠大小的可佩可拿。那僧托于掌上，笑道：“形体倒也是个宝物了，还只没有实在的好处，须得再镌上数字，使人一见便知是奇物方妙。然后携你到那昌明隆盛之邦，诗礼簪缨之族，花柳繁华地，温柔富贵乡。去安身乐业。”石头听了，喜不能禁，乃问：“不知赐了弟子那几件奇处，又不知携了弟子到何地方？望乞明示，使弟子不惑。”那僧笑道：“你且莫问，日后自然明白的。”说着，便袖了这石，同那道人飘然而去，竟不知投奔何方何舍。

后来，又不知过了几世几劫，因有个空空道人访道求仙，忽从这大荒山无稽崖青埂峰下经过，忽见一大块石上字迹分明，编述历历。空空道人乃从头一看，原来就是无材补天，幻形入世，蒙茫茫大士、渺渺真人携入红尘，历尽离合悲欢炎凉世态的一段故事。后面又有一首偈云：

无材可去补苍天，枉入红尘若许年。此系身前后事，倩谁记去作奇传？诗后便是此石堕落之乡。投胎之处，亲自经历的一段陈迹故事，其中家庭闺阁琐事，以及闲情诗词倒还全备。或可适趣解闷；然朝代年纪、地、舆、指邦国却反失落无考。

空空道人遂向石头说道：“石兄，你这一段故事，据你自己说有些趣味，故编写在此，意欲问世传奇。据我看来，第一件，无朝代年纪可考；第二件，并无大贤大忠理朝廷治风俗的善政，其中只不过几个异样的女子，或情或痴，或小才微善，亦无班姑、蔡女之德能。我纵抄去，恐世人不爱看呢。”石头笑答道：“我师何太痴耶！若云无朝代可考，令我师竟假借汉、唐等年纪添缀，又有何难？但我想，历来野史，皆蹈一辙，莫如我这不借此套者，反倒新奇别致，不过只取其事体情理罢了，又何必拘拘于朝代年纪哉！再者，市井俗人喜看理治之书者甚少，爱适趣闲文者特多。历来野史，或汕谤君相，或贬人妻女，奸淫凶恶，不可胜数；更有一种风月笔墨，其淫秽污臭，涂毒笔墨，坏人子弟，又不可胜数。至若佳人才子等书，则又千部共出一套，且其中终不能不涉于淫滥，以致满纸潘安、子建、西子、文君，不过作者要写出自己的那两首情诗艳赋来，故假拟出男女二人名姓，又必旁出一小人其间拨乱，亦如剧中之小丑然，且环婢开口即者也之乎，非文即理。故逐一看去，悉皆自相矛盾、大不近情理之话。竟不如我半世亲睹亲闻的这几个女子，虽不敢说强似前代书中所有之人，但事迹原委，亦可以消愁破闷；也有几首歪诗熟话，可以喷饭供酒。至若离合悲欢，兴衰际遇，则又追踪躐迹，不敢稍加穿凿。徒为供人之目而反失其真传者。今之人，贫者日为衣食所累，富者又怀不足之心，纵然一时稍闲，又有贪淫恋色、好货寻愁之事，那里去有工夫看那理治之书？所以我这一段故事，也不愿世人称奇道妙，也不定要世人喜悦检读，只愿他们当那醉淫饱卧之时，或避世去愁之际，把此一玩，岂不省了些寿命筋力？就比那谋虚逐妄，却也省了口舌是非之害、腿脚奔忙之苦。再者，亦令世人换新眼目，不比那些胡牵乱扯，忽离忽遇，满纸才人淑女、子建文君、红娘小玉等通共熟套之旧稿。我师意为何如？”

空空道人听如此说，思忖半晌，将这《石头记》再检阅一遍。因见上面虽有些指奸责佞贬恶诛邪之语，亦非伤时骂世之旨；及至君仁臣良父慈子孝，凡伦常所关之处，皆是称功颂德，眷眷无穷，实非别书之可比。虽其中大旨谈情，亦不过实录其事，又非假拟妄称，一味淫邀艳约、私订偷盟之可比。因毫不干涉时世，方从头至尾抄录回来，问世传奇。从此空空道人因空见色，由色生情，传情入色，自色悟空，遂易名为情僧，改《石头记》为《情僧录》。东鲁孔梅溪则题曰《风月宝鉴》。后因曹雪芹于悼红轩中披阅十载，增删五次，纂成目录，分出章回，则题曰《金陵十二钗》，并题一绝云：

满纸荒唐言，一把辛酸泪！都云作者痴，谁解其中味？

出则既明，且看石上是何故事。按那石上书云：

当日地陷东南，这东南一隅有处曰姑苏，有城曰阊门者，最是红尘中一二等富贵风流之地。这阊门外有个十里街，街内有个仁清巷，巷内有个古庙，因地方窄狭，人皆呼作葫芦庙。庙旁住着一家乡宦，姓甄，名费，字士隐。嫡妻封氏，情性贤淑，深明礼义。家中虽不甚富贵，然本地便也推他为望族了。因这甄士隐禀性恬淡，不以功名念，每日只以观花修竹、酌酒吟诗为乐，到是神仙一流人品。只是一件不

足：如今年已半百，膝下无儿，只有一女，乳名英莲，年方三岁。

一日，炎夏永昼，士隐于书房闲坐，至手倦抛书，伏几少憩，不觉朦胧睡去，梦至一处，不辨是何地方。忽见那厢来了一僧一道，且行且谈。只听道人问道：“你携了这蠢物，意欲何往？”那僧笑道：“你放心，如今现有一段风流公案正该了结，这一干风流冤家，尚未投胎入世。趁此机会，就将这蠢物夹带于中，使他去经历经历。”那道人道：“原来近日风流冤孽又将造劫历世去不成？但不知落于何方何处？”那僧笑道：“此事说来好笑，竟是千古未闻的罕事。只因西方灵河岸上三生石畔，有绛珠草一株，时有赤瑕宫神瑛侍者，日以甘露灌溉，这绛珠草便得久延岁月。后来既受天地精华，复得雨露滋养，遂得脱却草胎木质，得换人形，仅修成个女体，终日游于离恨天外，饥则食蜜青果为膳，渴则饮灌愁海水为汤。只因尚未酬报灌溉之德，故其五内便郁结着一段缠绵不尽之意。恰近日神瑛侍者凡心偶炽，乘此昌明太平朝世，意欲下凡造历幻缘，已在警幻仙子案前挂了号。警幻亦曾问及灌溉之情未偿，趁此到可了结的。那绛珠仙子道：‘他是甘露之惠，我并无此水可还。他既下世为人，我也去下世为人，但把我一生所有的眼泪还他，也偿还得过他了。’因此一事，就勾出多少风流冤家来，陪他们去了结此案。”那道人道：“果是罕闻，实未闻有还泪之说。想来这一段故事，比历来风月事故更加琐碎细腻了。”那僧道：“历来几个风流人物，不过传其大概以及诗词篇章而已。至家庭闺阁中一饮一食，总未述记。再者，大半风月故事，不过偷香窃玉、暗约私奔而已，并不曾将儿女之真情发泄一二。想这一干人入世，其情痴色鬼、贤愚不肖者，悉与前人传述不同矣。”那道人道：“趁此何不你我下世度脱几个，岂不是一场功德？”那僧道：“正合吾意。你且同我到警幻仙子宫中，将这蠢物交割清楚，待这一干风流孽鬼下世已完，你我再去。如今虽已有一半落尘，然犹未全集。”道人道：“既如此，便随你自来。”

却说甄士隐俱听得明白，但不知所云“蠢物”系何东西。遂不禁上前施礼，笑问道：“二仙师请了。”那僧道也忙答礼相问。士隐因说道：“适闻仙师所谈因果，实人世罕闻者。但弟子愚浊，不能洞悉明白，若蒙大开痴顽，备细一闻，弟子则洗耳谛听，稍能警省，亦可免沉沦之苦。”二仙人笑道：“此乃玄机不可预泄者。到那时只要不忘了我二人，便可跳出火坑矣。”士隐听了，不便再问。因笑道：“玄机不可预泄，但适云‘蠢物’，不知为何，或可一见否？”那僧道：“若问此物，倒有一面之缘。”说着，取出递与士隐。士隐接了看时，原来是块鲜明美玉，上面字迹分明，镌着“通灵宝玉”四字，后面还有几行小字。正欲细看时，那僧便说：“已到幻境！”便强从手中夺了去，与道人竟过一大石牌坊，上书四个大字，乃是“太虚幻境”。两边又有一副对联，道是：

假作真时真亦假，无为有处有还无。士隐意欲也跟了过去，方举步时，忽听一声霹雳，有若山崩地陷。士隐大叫一声，定睛一看，只见烈日炎炎，芭蕉冉冉，梦中之事便忘了大半。又见奶母正抱了英莲走来。士隐见女儿越发生得粉妆玉琢，乖觉可喜，便伸手接来，抱在怀内，斗他顽耍一回，又带至街前，看那过会的热闹。方欲进来时，只见从那边来了一僧一道：那僧则癞头跣足，那道跛足蓬头，疯疯癫癫，挥霍谈笑而至。及到了他门前，看见士隐抱着英莲，那僧便大哭起来，又向士隐道：“施主，你把这有命无运、累及爹娘之物，抱在怀内作甚？”士隐听了，知是疯话，也不去睬他。那僧还说：“舍我罢，舍我罢！”士隐不耐烦，便抱着女

儿撒身进去。那僧乃指着他大笑。口内念了四句言词，道是：

惯养娇生笑你痴，菱花空对雪渐渐。好防佳节元宵后，便是烟消火灭时。

士隐听得明白，心下犹豫，意欲问他们来历。只听道人说道：“你我不必同行，就此分手，各干营生去罢。三劫后，我在北邙山等你，会齐了，同往太虚幻境销号。”那僧道：“最妙，最妙！”说毕，二人一去，再不见个踪影了。士隐心中此时自忖：“这两个人必有来历，该试一问，如今悔却晚也。”

这士隐正痴想，忽见隔壁葫芦庙内寄居的一个穷儒一姓贾名化、表字时飞、别号雨村者走了出来。这贾雨村原系湖州人氏，是诗书仕宦之族，因他生于末世，父母祖宗根基已尽，人口衰丧，只剩得他一身一口，在家乡无益，因进京求取功名，再整基业。自前岁来此，又淹塞住了，暂寄庙中安身，每日卖字作文为生，故士隐常与他交接。当下雨村见了士隐，施礼陪笑道：“老先生倚门仁望，敢是街市上有甚新闻否？”士隐笑道：“非也。适因小女啼哭，引他出来作耍，正是无聊之甚，兄来得正妙，请入小斋一谈，彼此皆可消此永昼。”说着，便令人送女儿进去，自携了雨村来至书房中。小童献茶。方谈得三五句话，忽家人飞报：“严老爷来拜。”士隐慌忙起身谢罪道：“恕班驾之罪，略坐，弟即来陪。”雨村忙起身亦让道：“老先生请便。晚生乃常造之客，稍候何妨。”说着，士隐已出前厅去了。

这里雨村且翻弄书籍解闷。忽听得窗外有女子嗽声，雨村遂起身往窗外一看，原来是一个丫鬟，在那里撷花，生得仪容不俗，眉目清明，虽无十分姿色，却亦有动人之处。雨村不觉看得呆了。那甄家丫鬟撷了花，方欲走时，猛抬头见窗内有人，敝巾旧服，虽是穷贫，然生得腰圆背厚，面阔口方，更兼剑眉星眼，直鼻权腮。这丫环忙转身回避，心下乃想：“这人生得这样雄壮，却又这样褴褛，想他定是我家人常说的什么贾雨村了，每有意帮助周济，只是没有甚机会。我家并无这样贫窘亲友，想定系此人无疑了。怪道又说他必非久困之人。”如此想，不免又回头两次。雨村见他回了头，便自为这女子心中有意于他，便狂喜不尽，自为此女子必是个巨眼英豪，风尘中之知己也。一时小童进来，雨村打听得前面留饭，不可久待，遂从夹道中自便出门去了。士隐待客既散，知雨村自便，也不去再邀。

一日，早又中秋佳节。士隐家宴已毕，乃又另具一席于书房，却自己步月至庙中来邀雨村。原来雨村自那日见了甄家之婢曾回顾他两次，自为是个知己，便时刻放在心上。今又正值中秋，不免对月有怀，因而口占五言一律云：

未卜三生愿，频添一段愁。闷来时敛衽，行去几回头。

自顾风前影，谁堪月下俦？蟾光如有意，先上玉人楼。

雨村吟罢，因又思及平生抱负，苦未逢时，乃又搔首对天长叹，复高吟一联曰：

玉在匣中求善价，钗于奁内待时飞。

恰值士隐走来听见，笑道：“雨村兄真抱负不浅也！”雨村忙笑道：“不过偶吟前人之句，何敢狂诞至此。”因问：“老先生何兴至此？”士隐笑道：“今夜中秋，俗谓‘团圆之节’。想尊兄旅寄僧房，不无寂寥之感，故特具小酌，邀兄到敝斋一饮，不知可纳芹意否？”雨村听了，并不推辞，便笑道：“既蒙厚爱，何敢拂此盛情。”说着，便同士隐复过这边书院中来。

须臾茶毕，早已设下杯盘，那美酒佳肴自不必说。二人归坐，先是款斟漫饮，

次渐谈至兴浓，不觉飞觥限掣起来。当时街坊上家家箫管，户户弦歌，当头一轮明月，飞彩凝辉，二人愈添豪兴，酒到杯干。雨村此时已有七八分酒意，狂兴不禁，乃对月寓怀，口号一绝云：

时逢三五便团圆，满把晴光护玉栏。天上一轮才捧出，人间万姓仰头

看。

士隐听了，大叫：“妙哉！吾每谓兄必非久居人下者，今所吟之句，飞腾之兆已见，不日可接履于云霓之上矣。可贺，可贺！”乃亲斟一斗为贺。雨村因干过，叹道：“非晚生酒后狂言，若论时尚之学，晚生也或可去充数沽名，只是目今行囊路费一概无措，神京路远，非赖卖字撰文可能到者。”士隐不待说完，便道：“兄何不早言。愚每有此心，但每遇兄时，兄并未谈及，愚故未敢唐突。今既及此，愚虽不才，‘义利’二字却还识得。且喜明岁正当大比，兄宜作速入都，春闱一战，方不负兄之所学也。其盘费余事，弟自代为处置，亦不枉兄之谬识矣！”当下即命小童进去，速封五十两白银，并两套冬衣。又云：“十九日乃黄道之期，兄可即买舟西上，待雄飞高举，明冬再晤，岂非大快之事耶！”雨村收了银、衣，不过略谢一语，并不介意，仍是吃酒谈笑。那天已交三更，二人方散。

士隐送雨村去后，回房一觉，直至红日三竿方醒。因思昨夜之事，意欲再写两封荐书与雨村带至神都，使雨村投谒个仕宦之家为寄足之地。因使人过去请时，那家人去了回来说：“和尚说，贾爷今日五鼓已进京去了，也曾留下话与和尚转达老爷，说：‘读书人不在黄道黑道，总以事理为要，不及面辞了。’”士隐听了，也只得罢了。

真是闲处光阴易过，倏忽又是元宵佳节矣。士隐命家人霍启抱了英莲，去看社火花灯。半夜中，霍启因要小解，便将英莲放在一家门槛上坐着。待他小解完了来抱时，哪有英莲的踪影？急得霍启直寻了半夜。至天明不见，那霍启也就不敢回来见主人，便逃往他乡去了。那士隐夫妇见女儿一夜不归，便知有些不妥，再使几个人去寻找，回来皆云连音响皆无。夫妻二人，半世只生此女，一旦失落，岂不想想，因此昼夜啼哭，几乎不曾寻死。看一月，士隐先就得了一病。当时封氏孀人也因思女构疾，日日请医疗治。

不想这日三月十五，葫芦庙中炸供，那些和尚不加小心，致使油锅火逸，便烧着窗纸。此方人家多用竹篱木壁者，大抵也因劫数，于是接二连三，牵五挂四，将一条街烧得如火焰山一般。彼时虽有军民来救，那火已成了势，如何救得下？直烧了一夜，方渐渐熄去，也不知烧了几家。只可怜甄家在隔壁，早已烧成一片瓦砾场了。只有他夫妇并几个家人的性命，不曾伤了。急得士隐惟跌足长叹而已。只得与妻子商议，且到田庄上去安身。偏值近年水旱不收，鼠盗蜂起，无非抢田夺地，鼠窃狗偷，民不安生，因此官兵剿捕，难以安身。士隐只得将田庄都折变了，便携了妻子与两个丫环投他岳丈家去。

他岳丈名唤封肃，本贯大如州人氏，虽是务农，家中都还殷实。今见女婿这等狼狈而来，心中便有些不乐。幸而士隐还有折变田地的银子未曾用完，拿出来托他随分就价薄置些须房地，为后日衣食之计。那封肃便半哄半赚，些须与他些薄田朽屋。士隐乃读书之人，不惯生理稼穡等事，勉强支持了一二年，越觉穷了下去。封肃每见面时，便说些现成话，且人前人后又怨他们不善过活，只一味好吃懒作等语。

士隐知投入不着，心中未免悔恨，再兼上年惊唬急忿怨痛已有积伤，暮年之人，贫病交攻，竟渐渐露出那下世的光景来。

可巧这日拄了拐杖挣挫到街前散散心时，忽见那边来了一个跛足道人，疯癫落魄，麻履鹑衣，口内念着几句言词，道是：

世人都晓神仙好，惟有功名忘不了！古今将相在何方？荒冢一堆草没了。

世人都晓神仙好，只有金银忘不了！终朝只恨聚无多，及到多时眼闭了。

世人都晓神仙好，只有娇妻忘不了！君生日日说恩情，君死又随人去了。

世人都晓神仙好，只有儿孙忘不了！痴心父母古来多，孝顺儿孙谁见了？

士隐听了，便迎上来道：“你满口说什么？只听见些‘好’‘了’‘好’‘了’。”那道人道：“你若果听见‘好’‘了’二字，还算你明白。可知世上万般，好便是了，了便是好。若不了，便不好；若要好，须是了。我这歌儿，便名《好了歌》。”士隐本是有宿慧的，一闻此言，心中早已彻悟，因笑道：“且住！待我将你这《好了歌》解注出来何如？”道人笑道：“你解，你解。”士隐乃说道：

陋室空堂，当年筵满床；衰草枯杨，曾为歌舞场。蛛丝儿结满雕梁，绿纱今又糊在蓬窗上。说什么脂正浓、粉正香，如何两鬓又成霜？昨日黄土陇头送白骨，今宵红灯帐底卧鸳鸯。金满箱，银满箱，展眼乞丐人皆谤。正叹他人命不长，那知自己归来丧！训有方，保不定日后作强梁；择膏粱，谁承望流落在烟花巷！因嫌纱帽小，致使锁枷扛；昨怜破袄寒，今嫌紫蟒长。乱烘烘你方唱罢我登场，反认他乡是故乡。甚荒唐，到头来都是为他人作嫁衣裳！

那跛道人听了，拍掌笑道：“解得切，解得切！”士隐便笑一声：“走罢！”将道人肩上添了搭链抢了过来背着，竟不回家，同了疯道人飘飘而去。

当下哄动街坊，众人当作一件新闻传说。封氏闻得此信，哭个死去活来，只得与父亲商议，遣人各处访寻，那讨音信？无奈何，少不得依靠着她父母度日。幸而身边还有两个旧日的丫环伏侍，主仆三人，日夜作个针线发卖，帮着父亲用度。那封肃虽然日日抱怨，也无可奈何了。

这日，甄家的大丫环在门前买线，忽听得街上喝道之声，众人都说新太爷到任。丫环于是隐在门内看时，只见军牢快手，一对一对的过去，俄而大轿抬着一个乌帽猩袍的官府过去。丫环倒发了个怔，自思这官好面善，倒像在那里见过的。于是进入房中，也就丢过不在心上。至晚间，正该歇息之时，忽听一片声打的门响，许多人乱嚷，说：“本府太爷差人来传人问话。”封肃听了，唬得目瞪口呆，不知有何祸事。

第二回 贾夫人仙逝扬州城 冷子兴演说荣国府

诗云：

一局输赢料不真，香销茶尽尚逡巡。

欲知目下兴衰兆，须问旁观冷眼人。